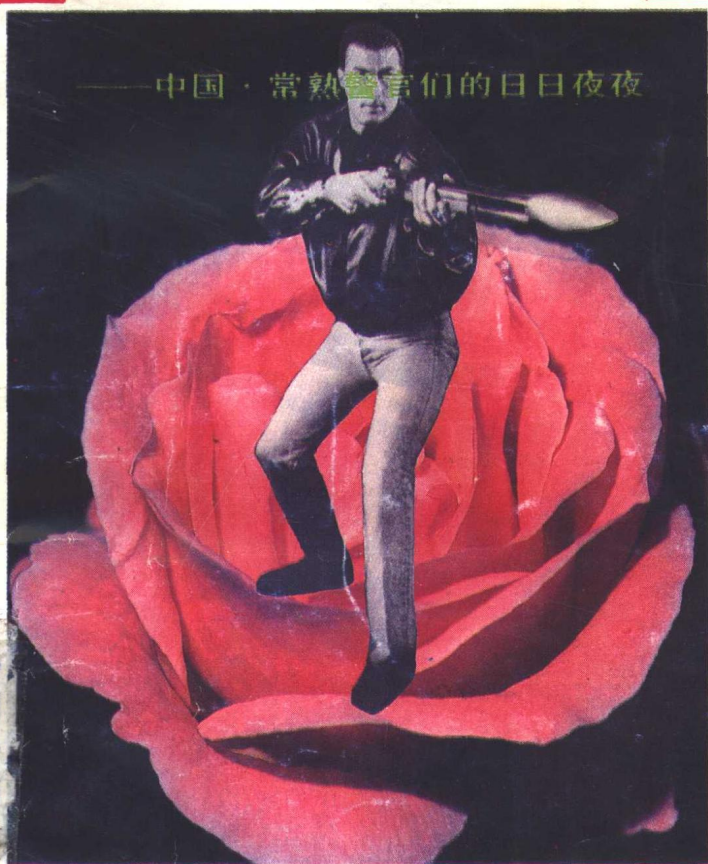


俞茂根 著

追捕野玫瑰

——中国·常熟警官们的日日夜夜



警官教育出版社

追捕野玫瑰

——中国·常熟警官们的日日夜夜

俞茂根

警官教育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67号

书 名：追捕野玫瑰

著 者：俞茂根

责任编辑：王 翁

封面设计：李钊涛

技术设计：

出版发行：警官教育出版社

(北京西城木樨地北里2号 100038)

印 刷：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

经 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版 次：1993年3月第1版

印 次：199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张：8.25

开 本：787×1092×1/32

字 数：170千

印 数：1—5000册

ISBN 7-81027-300-0/D·148

定 价：5.00元

序

姬仰增

人各有志啊！我留他在校任教二年，还是难系其心。他终于怀着一个“孝”字回到了老家常熟——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沙家浜。

一别十载，仅见三面，一在学校，一在苏州，一在常熟，但均来去匆匆，未及深谈，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，却时常为之牵挂。

忽闻他搞起了公安纪实文学，作品在《法律与生活》、《人民警察》、《警笛》上频频刊发，《人民公安报》甚至以整版篇幅刊发其文；又闻他要结集出书，我不禁为之一喜。他没有陷在冗务堆中而难于自拔，依然在默默地耕耘，采撷着收获。近接来信，要我为他的处女作《中国常熟·警官们的日日夜夜》作序，我很高兴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

作者当过几年小学教师，1978年考入我江苏公安专科学校，自然学的是公安，但他喜的是历史，爱的是古代文学，不过调离了母校还是回到了公安。他爱公安、迷公安，扎在基层十余年搞公安，青春无悔，义无反顾，表现了一名青年干警对公安事业的执着与追求。他在基层公安局当办公室主任，在繁忙紧张的两年时间里，搜集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材

料，采访了很多当事人，硬是凭着一股子激情，加上他那良好的文学修养，一气呵成了这本书。这是很不简单的，是勤奋？是毅力？抑或奉献？我想三者都有一些吧。

作者在反映可爱的警官们斗智斗勇时，绝不是平铺直叙记录案例，而是较为注重谋篇布局和情节安排，颇具匠心，颇重艺术构思。《智斗在今日沙家浜》，劈面选取江边怪客为开头，以预审为主线，象剥画皮那样，一刀一刀细细割来，直至皮脱露真容，把凶恶的罪犯逼入死胡同，心服口服交代作案全过程，并深深地忏悔不已。《都市风流女》说的那个时髦女性，凭自己的资本（身体）去玩，玩金玩银，玩世不恭，以至玩掉了年轻轻的生命，颇有一点劝谕作用。《追捕野玫瑰》则扑朔迷离、柳暗花明，一起普通凶杀案牵扯出了一串毒瓜。当今社会改革开放，难免泥沙俱下，有的不法分子凭手中有钱，网罗社会渣滓，进行报复社会的勾当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。还有的反映与国际窃贼、盗掘古墓文物走私集团、伪造假币犯罪分子斗争等，触及了当今国际性智能性犯罪的社会问题。作者目光敏锐，眼界开阔，采用既具体又全景式的客观报道、披露，并注入深深的思考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作者虽刚投入公安纪实文学创作，但出手不凡，文笔优美流畅，对话精采，描写得体，颇具文学功力，还不时穿插些历史知识，不使作品单薄呆板，而显得丰满厚实。希望俞茂根同志不要满足于现状，注意在以后的创作中更深刻地观察社会，直面人生，跳出公安纪实作品的局限，去创造，去思考，给予人们更多有益的东西。

1992.10.1于江苏公安

目 录

序.....	姬仰增 (1)
追捕野玫瑰.....	(1)
智斗在今日沙家浜.....	(39)
南方特急电.....	(54)
鲨中之王.....	(74)
翁墓盗影.....	(110)
国际女贼.....	(138)
都市风流女.....	(169)
唐三彩女俑之谜.....	(205)
挡不住的诱惑.....	(242)
后记.....	(254)

追捕野玫瑰

虞山国家森林公园居常熟城区之西、处尚湖之北，占地数十平方公里。其中部卧立着状似伏牛的虞山。山虽不高，但名气颇大。新老十八景，引得数千年来多少诗人墨客吟唱不绝。

山脚下，有座香火旺盛的千年古刹兴福寺，暮鼓晨钟，饶铎不绝。据史志载，寺之西边有两条巨龙相搏，一赢一输。输者尾部一甩，就划出一条千米巨涧，从此山泉汨汨，清冽如许，后人美其名曰“破龙涧”。

清泉石上流，竹枝深似海。兴福寺旁，破龙涧畔，风景宜人，神话精妙，引来了成千上万、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和虔诚的进香者。

可是，善良的人们怎会想到，密林深处却藏着一宗奇特罕见的雇人杀夫罪案。

无名男尸

10月23日，夕阳西下。在十里虞山怀里长大的樵夫戴某，扒拉下两碗香喷喷的晚饭后，又抄起箩筐上了后山。他见破龙涧附近有块茂盛的苇草，就手执柴刀割开了。割着割着，象有一股臭气隐隐飘来，心想，兴许是野兔之类小动物

的腐尸吧。戴某不当回事，朝手掌里啐啐唾沫，又向前喇喇喇割去。

“嗡嗡嗡”。突然，象捅了马蜂窝似的，一大群绿头苍蝇飞出草丛，扑向戴某头部、身部和四肢。戴某手捏鼻子强忍恶臭，倾身向前，扒开茅草，见个人横躺着，其脸部千疮百孔，一只怨恨的眼珠凸在外面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，撒腿就跑，气喘吁吁地奔向山前派出所……

暮云匝地，警车啸鸣。

公安局易局长、刑警队王队长、侦察员老张、老范、小毛、小洪、小白、法医老杜和技术员小邱分坐两辆“长安”，直奔茅草丛现场。

派出所陆所长、民警小陈、小肖及数名联防队员，用白尼龙绳把现场围了起来，严禁任何人闯入。

知天命的易局长改不了急性子脾气，不待警车停好，就第一个跳下车，大步流星地上了山。他一边沿破龙涧一侧走着，一边借黄昏余光察看周围环境：

这一带峰回路转、泉水叮咚、苍松古柏、竹林似海，远离现代市嚣之声、世俗之气。现场方方正正，北枕破龙涧，南抵兴福寺，出入方便，闹中取静，实在令人流连忘返啊。

没有逛过祖国名山大川，就不会发现个中玄妙所在。犯罪分子选中这幽雅之地做作案现场是否隐喻着什么呢？

到了。易局长扭亮了手电，那惨不忍睹、触目惊心的印象实在令人可怕。

杜法医与技术员小邱迅速开始工作，一个报，一个记：男尸一具，头南脚北。面容被腐蚀剂所毁。长头发。身长1.77米。全身有刀伤23处，鲜血已凝痂状，肺部有致命的一

刀，前心透后背，用力很猛。一只右眼珠暴突外翻，牙齿咬啮一撮茅草，一只左手伸开五指，抠入泥土，指甲脱落。好一幅挣扎不瞑的惨景。

.....

这一老一小，配合默契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不知不觉，易局长一抬腕，见已过了两个多小时。

此时此刻，整座虞山陷没在无边的黑暗中，现场上只有几束手电光在晃动。

鞋子、裤子、瓶子、武士俑

雨，暮秋的雨，下起了头也没个完，一会儿就大了起来，细鞭子似的雨丝随风飘飞，抽打着山石、林木、茅草、警官

.....

王队长，这位30多岁的中年人。一个偶然的机，走进了橄榄绿阵营，从替老民警打下手的小伙子，很快成长为摆弄案件的一把好手。但他上任不到10天，就遇到这么件无头案。他有点心烦地用大手抹了一把脸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，注视着远处黑暗中隐约的峦影。

嫩竹扁担能挑这个重担吗？易局长在观察着眼前这个80年代的侦察员。虽然有许多地方还未脱稚气，但他的确是块璞玉，愈是雕琢愈是成器。你看，他一会儿请老陆下山搞照明和柴刀，一会儿指派小陆去搞吃的点心……

初当指挥员，真是不易啊。易老头第一次搞凶杀大案，还是20出头小伙子，也没有小王那么成熟哩，个中滋味，只有他体味深刻。

他见匆匆上山的老张、老范“两杆枪”“火势”渐弱，就悄悄招呼小肖下山，塞了几张票子，叫他买些香烟来，说是“算我的”。

.....

两只汽灯高悬在松树枝头，把个漆黑的山凹瞧得如同白昼。家有承包责任田的老张、老范，是好把式，柴刀上下翻飞，道道寒光闪过处，茅草齐崭崭躺倒。不到一小时，他们七个人，把三百平方米的茅草场剃了个精光，14只眼睛来回寻了三遍，居然什么东西也未找到。

唉，开头就这么难。王队长见大家淋了个精湿，个个象落汤鸡，腹中唱起了“空城计”，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，心里犯起了愁，“会不会这里不是第一现场啊？”

“我说队长啊，你也不瞧瞧，这个仙境般的好地方，倒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场所哩。”刚从公安大学毕业的小白，擦了擦满脸的雨水汗水，跺了跺沾满泥巴的新“耐克”。

“哎哟，我们的队长嘛，满脑子案子呀、线索啦，少年老成，活得挺累的，哪有警长白小姐来得潇洒哩。”人称小鬼头的小毛，一张嘴就臭，“你们看，整套港式女探打扮，正宗、原装货、不掺水。假如小洪是个勇敢的骑士，那我们刑警大队就有了自己的神探亨特和麦考尔……”

“该死的嚼舌头”。老陆见易局长笑迷迷地站在泥地里，与年轻人一起任凭风吹雨打，禁不住心痛起来，“易局长，我没有看好山门，让你老受苦了。夜深了，又是风又是雨，你不能象小伙子那样硬挺。”说着就去搀他的手，“我送你下山吧。”

“没事，我这把老骨头散不了架。我说老陆，还是耐

心等一等看，兴许会有什么收获呢。”他依然笑模笑样地站着不动。“这起谋杀案，人家是费一番心思的，不会象我们设想的这么简单哩。老陆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看，那是什么？！”小洪才不去理会亨特、麦考尔那些洋警官呢，他一边啃面包，咕噜咕噜喝水，一边把周围的树木林梢搜了个遍，终于发现了令人激动的东西。

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小洪这边，又顺着他的手指，集中到一棵小松树的枝丫上。

那枝丫藏在一丛普通的山竹中，其顶端密密匝匝的针叶缝里，夹有一点晶莹透明的东西在闪烁。奇怪，夏天早过了，哪来的萤火虫，难道这里有黑非州的发光树不成？

不待老张老范他们几个从“桃源福石”上坐起，象头猫样的小毛已攀住了树枝、摸到了树梢，一手抓住那个枝丫，一手小心翼翼地分开松针，找出了那个闪光体——一片碎玻璃。它呈不规则形，内壁有条弧线，外壁还沾了点纸屑。

“我当是啥宝物，原来是这个破烂碎片。”他一个纵身跃了下来，把它撂给了王队长。

“有点象玻璃瓶片。哪种瓶子，还吃不准。”王队长把这个宝贝物件递给了易局长。

易局长眉开眼笑，架起老花镜，凑在汽灯下，左看右看横瞧竖瞧，把它琢磨了个透。“可能是葡萄糖类药水瓶”，他稳稳地站在一块岩石上，看着脚下的乱石岗子，和四周低矮的灌木丛，“这一片碎玻璃不是天外来客、降落于此的，有可能是一只瓶子击碎后飞溅上去，刚巧卡在松针之间的。说不准，这里就是行凶的地方。”

王队长在那棵小松树旁的泥里找到了瓶子的底座，老范

在一撮草里找到3片，老张在尸体东南12米处的一块石头边也拾到了两片碎玻璃片，小洪与小白越过这块石头8米多，在一块更大些的岩石面上，发现了半只标有“矜山人民医院”瓶签的500cc葡萄糖注射液瓶，内有少量积液，外沾血迹，留有一枚汗液指纹。石面上有一滩腐蚀烧灼的痕迹，显然瓶内装的不是普通药水，而是一种腐蚀液体了。

民警小陈从一块山石的背后捡到了一块桔皮，又很快找到了第二块、第三块……。那桔皮已变色发涨，吸足了水分，但还有一股刺激味道。

“看，这是啥玩意儿？”民警小肖拿过来一个泥俑。那物件长不过3寸，圆墩墩、光溜溜，沾着泥巴，几块油彩剥落了。小白抓在手里，把玩了一番，也叫不上来啥名字。

不象无锡惠山泥人，也不象景德镇瓷人，那又会是什么呢？

“这是武士俑嘛。”老张接过它一看后说“这是西安产的工艺小摆件。自从挖出了秦始皇兵马俑坑后，这类小工艺品便应运上市，摆满大街小巷。凡到过那里的游客，都会捎上一、二件的。”

“老张，这东西贵吗？”王队长似发现了什么。

“不贵，才三、五元钱。如果是真正的秦汉文物，那就得上国家一二级头了。前几年，有个国宝武士俑头被锯盗，至今还无下落呢。”老张一想起兵马俑中那个无首的武士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他狠狠摁灭了烟头，把它踩到烂泥里。

小白已将碎玻璃、桔皮、武士俑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资料袋，锁进勘查箱，给小洪拎着。

已过深夜12点了，易局长对陆所长、小陈、小肖嘱咐了

几句后，带着大家回到了市公安局。

此刻，万籁俱寂，秋雨淅沥。易局长不忍心叫醒呼呼大睡的老炊事员，叫小毛、小洪去准备洋磁碗、开水等，领了小白去办公室，从大抽屉里掏出一大包方便面，还有每人一包白画苑烟，说是暖暖肚子、过过烟瘾。

这一着，王队长没有想到。他接过易局长递过来的两包面一盒烟，心里觉得热乎乎的，赶紧用开水泡，稀里哗啦就吞了下去，嘴一抹，点上烟，就推开办公楼小会议室，想在长沙发上横一刻，却见老杜小邱正悠闲地对弈，心里就来了火，“怎么还不去休息呢？”

“队长你慢批评。我问你，那杀人犯也在休息吗？”老杜推开棋盘，站了起来。

“这……”王队长竟一时语塞了。

老杜却不管队长站着发呆，指挥小邱拿出死者身上的衣服，一件件平展展地摊在会议桌上。“易局长、王队长，你们过去看看。”

咖啡色腈纶汗背心，深米黄色针织涤纶翻领套衫，灰色涤纶长袖衬衫。这是上身衣服。

下身无短裤，穿上青纯涤纶小喇叭裤，扎黄帆布腰带，脚穿米色咖啡色提花尼龙袜，直贡呢松紧黑布鞋。

老杜虽不是练摊的，但不需化装，也有那种味道呢。“你们看这条裤子”，他说，这条上青涤纶小喇叭裤，内贴“合肥人民服装厂”商标，屁股上还有块补丁，针脚很粗，线也不好。据纺织部门行家连夜鉴定，从款式、加工方式看有点象安徽河南等省区的产品，那边来的民工比较爱穿。而常熟这一带，一是早已不穿小喇叭了，二是衣裤也不去打补丁

了，三是本地裤子一般是七个祥，这条仅有五个祥。又据供销社和服装个体户们看过，标有安徽或合肥产地的服装，一般不在常熟销，相反，常熟产的服装大量倾销到内地。

“再看这双黑布鞋，”它是工厂生产的，不是手工缝制的。白塑料底部有统一鞋号，为27，上有“定远塑料厂”字样。这种鞋子，本地人过去有人穿，这几年也不穿了，而且深秋季节着皮鞋、耐克、奇安特、伯龙等一类鞋比较普遍些。

“还有这颗烟蒂。”它是衣服里捡出来的，经烟草公司同志认定是“兰香”牌香烟，产于某省，不属名烟之列，本市不经销，但汽车站个体烟杂店也有零售，不过抽的人极为有限。

技术分析在有条不紊进行着，墙上挂钟在滴嗒着……

234名安徽客

第二天上午七时许。

市公安局会议室简易沙发上已坐满了侦技人员。

易局长、王队长在会议桌两头坐定，易局长习惯地摆了摆手，示意汇报发言可以开始了。

“我先说吧。”火急爆爆的陆所长亮开了嗓门。大家都知道，他打从部队下来，不走红道（官），也不趟黄路（商），十足一个傻老帽，到易局长这里顶了个“老派”，又放着机关干部位置不坐，跑到城外山头上，当了个“兵头将尾”，气得爱人骂他贱骨头，战友笑他大寿头，闹了个内外不是人，两头受气包，幸亏易局长主持公道理解人，他

就乐呵呵地说，爹妈给了个当兵坯子，脱了草绿黄换上橄榄绿，没有失落感，伸腿抬胳膊都觉得舒畅。凭他踏遍十八里山头，熟悉每块石头每棵树木的优势，到山道旁、庙门口一转悠，就抓来了活情况。

“据戴某母亲反映：前几天的一个中午，她在森林公园门口摆摊时，向五、六个外地客人兜售过小工艺品，其中一位女的，描了眉，涂了唇，穿条大红色裙子，套了双绿皮高跟鞋，要去了一张常熟市地图、一张虞山风景区即森林公园旅游图、一个标有大佛字的小挂件、一包五香豆腐干。这批客人是朝兴福寺方向去的。”

“又据兴福寺售票员反映，午休后，有一人来买了五张门票进寺去玩。一名打扮得妖艳的女子，还拉住他问山门上的‘毗尼法界’是啥意思呢。”

“这个女人还在山门口的经幢柱旁，租骑那个体户的枣红大马，要4个男的分护两边，照了一张妖里妖气的骑马相呢。”小肖紧接着陆所长的话茬说，“可惜得很，等我找到那个体照相户，他说，照片连底片早已处理掉了！”

“他妈的，这小子也真混！”王队长脱口骂了一句，见易局长严肃的目光向他瞟来，知道自己又犯浮躁了。“请继续谈吧。”

“这几名外地人倒象游客哩。他们簇拥着那个女的进了寺，见佛就拜，有香就买。在香炉前、如来佛前、空心潭、石舫下都合了影，女的居中，五男分列左右。”小陈见易局长慈眉善目望着他，说了下去，“在施舍处，那女的抽出10张硬要老僧收了，说是献上他乡女子一片情。她又要其他五个男的也或30或50施舍了。老僧要将她（们）姓名录入善缘册，

她竟坚辞不受，说本施主不求扬名，只要兴福老爷庇佑就行了。”

“她（们）的反常举动，引起了这名老僧的注意。看看过了下午四点，寺门将闭未闭之时，这批游客出了山门，不是向左下山，而是右拐上了山，又很快消失在去虞山主峰的石径上……”

“神秘的一女五男游客”，易局长在一张白纸上划拉下这一行字，在女字下面重重地点了点，又用红铅笔将女字圈了起来。

趁浓眉舒展的王队长在给大伙敬“红塔山”时，老杜把一卷鉴定书和小邱连夜赶出来的照片，按顺序在会议桌上排开了。“从尸体解剖情况看，智齿刚出，牙齿磨损级为二级，年龄推断大约二十七、八岁；死者右眼呈鱼眼状突出，上胸部、腹部出现腐败静脉网，腹部高高隆起，创口第一代蛆最长的0.2公分，前两天又下雨，据此推断，死亡时间约在五天前；死者生前作过疝气手术，血型为A型，身体也很健康；身中23刀，刀可能有二种，属匕首类，凶犯用力较猛，作案者倾向男性，二人以上；葡萄糖盐水注射液玻璃瓶经复原和医务人员研究，这种盐水瓶不外销，常限于本医院内使用，此瓶可能属‘弋山人民医院’用，瓶上残液经鉴定是腐蚀性较强的硫酸；二枚指纹系男性手指所留。”

“死者胃内经检查，还有残留的汤团，这种汤团是芝麻白糖馅的，另有桔子残汁，残汁经化验有麻醉成分……”到底是外科主治医师出身的法医，谨慎、仔细、清晰。

“我已去查过了。”爱吃各种小点心的小白插上来，“全市这段时间卖芝麻糖心汤团的小吃店只有三家，它们是

‘雅丽’、‘红英’、‘佳美思’。据‘佳美思’店主反映，前几天有几位说安徽话的顾客吃过他的这种汤团，其中一个女客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说要学习汤团做法，在淮南开了一个酒店，如配上这种甜点心，生意必定更好些。”

易局长对小白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又在那张白纸上写下这样一行字，“吃汤团的一女五男食客”，又用蓝笔将“男游客”、“男食客”连接起来，打了一个硕大的问号，“死者是谁？”接着，他又在合肥、定远、砀山、淮南、西安、常熟六个地名旁比比划划着什么，然后把目光转向了王队长。

这时，会议室里已是烟雾缭绕，呛得小白等咳嗽不停，但大伙儿不置一喙，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队长发啥话哩。

“这起无名尸体凶杀大案，发生在国家森林公园里面、兴福寺侧、破龙涧旁，性质恶劣，影响严重，我们刑警大队向局党组保证，快侦快破，缉获凶犯！”王队长血气方刚，快人快语，引得下属们一片巴掌声。

“有啥好拍的，又不是唱戏。”他想真是那壶不开揭那壶了。

“哎，有啥好恼的，图个吉利嘛，说下去。”易局长挥挥手，示意大家静下来。

王队长正了正大盖帽，清了清喉咙，“现在起，成立‘破龙涧奇案侦破组’，我当组长，老张老范小洪小毛小白和老陆小陈小肖，技术组的老杜小邱等十一人组成……”

“我代表局党组批准成立！”易局长缓缓地站了起来，两手撑在会议桌上，“侦破组是个战斗集体，大家要解放思想、开动脑筋，为集体争荣誉。我嘛，为侦破组当好后勤保障员。”